



卷六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 注
 卷六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總集-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中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都賦序

班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幽遐獨邃家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詭君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倜儻詭詭皆謂非常詭異之事終古猶未古也周禮考工記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庫則終古登地離騷曰又焉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猶莫絡也不委細之意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孟浪鄙野之語東京賦曰粗謂賓言其梗槩梗槩粗言也

文選卷第五終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曼林郎守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李善注上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京都下

魏都賦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冲賦三都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曰君子所

性仁義礼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

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情有險易

郡此西楚也穎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

者習俗之殊也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難

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

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

以釋一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夫泰極剖判造化權

與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

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

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列子

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流而為江海結而

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

隅巖岡潭淵限蠻隅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屈平卜居曰

書曰秦地於天宮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交蠻取子夷落

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取落亦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落

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

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駮越之

人與禽獸無異毛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

襟也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善曰喉衿以

天下之胃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長世字聃者以道德為

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

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

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雄城門校尉

等威附麗皇極思直正朔樂率責職善曰言不曾與衆庶

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勵翼孔安

國曰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命左氏傳申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

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

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曾脩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蠻貢職

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詭隨

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獨

為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楚

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後

飾華離以矜然假屈渠彊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

踏駁於王義孰愈尋靡泝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

李尅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三其封疆無華離之

地班固云不交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踏駁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泝九達泉華安居韓

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

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

王曰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

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

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

期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偃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

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類以開顏精純粹而始杜堊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踏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

同也類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
有蒹草蔓衍於九達之道靡蔓也
劍閣雖嶮憑之者蹶

非所以深根固蒂也
善曰劍閣蜀境也酈元水經注曰小
去大劍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

廣雅曰嶮嶮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善曰老子曰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

曰帶果
洞庭雖濟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善曰

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
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濟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性恃

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
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
彼桑榆之末光踰

長庚之初輝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況河

異之爽塏改與江介之湫
善曰左氏傳齊景公欲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湫監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
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湫故將

語子以神州之略亦縣之畿魏都之卓犖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機
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
中國各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

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
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
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

蹠諸夏卓犖與卓蹠音義同
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茲

回內鼎
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
耽帝宇巢焚原燎

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

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不飲酒而怒曰鼎詩曰內
鼎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

閣宦故曰內鼎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繞光

憲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

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

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曰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

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
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
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
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衷曰五運五行
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
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
興禁網疎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
辭注曰維絃也尚書曰崇信茲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
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
邃之貌沈長含切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為
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瓌反廣雅曰煨
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
曰殷衆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揚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
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伊洛榛曠嶠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也臨菑
牢落鄆郢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
爾賦曰龍連綿以牢落東觀漢記曰第五倫
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
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 而是有魏開國之

日締構之初萬邑壁焉亦獨巒昌康之與子都培塿

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巒麋古
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治巒

麋推額廣額色如漆赭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
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栢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

二山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畢昴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

梓列聖之遺鹿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

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

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躰於遐年

詩譜云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
實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

禪文曰下沂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歌魏曰美

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按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越春秋祭師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爾其疆域則旁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

極齊秦結湊冀道開曾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

烏朗川澤迴繚恒碣砥礪於青霄河汾浩漑而皓滌

南瞻淇澳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神

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慈秘涌而自浪

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鴻

理志曰魏紫角鰲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南有

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

鄂樊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

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

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

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

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

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

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

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

革之事詩云茲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

洗百病華清非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

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

道栢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曾猶前也南都賦

曰滏水蕩其胃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

陽縣浩古老切泝反古旦反上林賦曰滌滌廣雅曰

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

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馭流也泌與

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

田惟中歇壤惟白原隰的的墳衍斤斤或嵬壘力而復

陸或熿光 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網緼嘉祥微顯而豫
作是以兆朕振古萌抵疇昔藏氣識緯闕象竹帛迴時
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
宅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
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
白壤厥田惟中中闕閉也詩云闕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
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酌酌原
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嵬嵬不平之
貌嵬烏罪切橫朗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
泰又曰天地網緼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
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
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詩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
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丁訓反
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
河洛所出書曰讖毛萇詩傳曰闕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
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
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

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此祖乃龍飛白水毛
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
也東京賦曰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
漢初弗之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
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
寫八都之宇鑿堦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章創
而高門有闕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
文質之狀商黼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又摹大
壯覽荀卿采蕭蕭相偃拱木於林衡授金模於梓匠謀
謀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
其吉終焉允臧重爰易爰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卜古宥
居而野處後也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
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
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

曰尚書曰詩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甲宮室毛詩美古公宣父曰高門有閤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僦具也僦勉反又曰僦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

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

揆日畧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隙

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崑

起以崔嵬髡感徒若玄雲舒蜺以高垂二分春秋之中者也詩定之方中作

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與

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

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躰豫或為務西都賦

序曰衆庶悅豫毛詩曰庶民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

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鈎

繩杜預左傳注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象

諸曰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

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廉崖也鄭玄禮記注

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

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髯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

素環材巨堊堊楚除參差粉粉檫老複結藥櫺壘施丹

梁虹申以並巨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䟽以懸帶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棟檝於滄池兩雅曰楠謂

都賦曰因壞材而究奇枕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柎謂之栻說

文曰攬櫺柱栴也然栻栴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帶倒茄

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䟽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雷

謂畫為龍首於椽承檐四隅而以馮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

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旅楹閑列暉鑿挾於振棖題黹

此毛詩曰漉池北流也

黹階隋嶙峋長庭砥平鍾簷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

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楹屋宇標也文昌殿前有鍾

簷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

文六

蕤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蕤於
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
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開大也謂開然大也暉鑿言楹
柱光輝遠照棟樑也廣雅曰鑿照也聲類曰黹深黑色也直
感反黹亦黑也徒對友應劭上林賦注曰楹闕橫也西
京賦曰抵錫嶙峋岬峯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
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
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
巖巖北闕南端道遵竦峭

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

賓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
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

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
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竦以造天若

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觀見也尚書曰肆觀羣后周易曰
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切左

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留土無綈題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
大司馬侍中散騎

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
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

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
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

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絕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樸斲孔
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練錦說文曰綈厚繒

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
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

謂一人之本
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

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聽政

政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
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

陽門前有司馬門閹守門也周官閹人守王門爾雅曰宮
中之門謂之閹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

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
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礼切韻東京賦曰惠風橫被邊讓

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
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

文六

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

謁列侍金蠅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

內侍符節謁者典璽諸吏膳夫有官樂劑有司有醴亦

順時膳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闈向外東入有納言闈尚

內靈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

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

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

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

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入

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蠅金

蠅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

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玄

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

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鉄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

也持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謁

也

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蟬之酒謂

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勝理遂通高誘曰膳理肌肺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亦巷

壺術椒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

特有温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粹以藻詠

-5 225 35 870" data-label="Text">

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

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

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

坊之中央有温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各繇薦舜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

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

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

燕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也粹子對切芒芒

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鑿謂之鏡照也鄭

玄論語注

日繪畫也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日繪畫也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5 205 35 870" data-label="Text">

右則踈圃曲池下晚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

湯弱發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睇呂梁馳道周
屈於果下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陞方輦重而徑西三臺
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
而重雷下冰室而互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中有魚池
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離騷曰
既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麥木之細枝
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兗豫之間謂之麥故傳曰慈母怒子
折蓼而答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計切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龍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漢甌舊有
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
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一十間金
虎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
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為徑周行為營建安十五
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沍堅也春秋
左氏傳曰沍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
責躬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莓莫來及楚辭曰石瀨兮淺淺說文曰睇察也下例

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
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飛陞揭孽
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魯靈光殿賦曰陰基
殿賦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基周軒中天
丹墀臨森增構我我清塵影影雲雀踈蹕而矯首壯
翼翼鏤於青霄雷兩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
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
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
之森森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
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
栖非所覩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鸞於薨標感愬風
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
風也但鳥時則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踈蹕則舉羽翻用
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踈蹕而矯首也踈蹕音提王吉
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
也眸眸子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
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關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

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
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
西京賦說臺曰將下往而未半林悼慄而竦矜非都廬之
輕躡孰能超而窈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岷悚
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
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
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八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
徑寸之眸子言其埋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
軒長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
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層構七發
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摘布其彫鏤也說文
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
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
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昨日童子
也長塗年首豪傲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

蘭錡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固敬焉年者閣道有室者

王輦道年首鼓吹歌舞豪傲道也畧漏漏刻也善曰說文曰畧景故曰畧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信亦

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与羊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
設在蘭錡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尉漢書曰衛尉掌宮
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計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曰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於是崇墉
濬血瓊瑛帶淡四門轆轤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
越埃墟焉而資始藐藐標危亭峻趾臨焦原而不
悅誰勁捷而无猓與罔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
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墉城也濬深也血
賦曰經城血堞城上女墻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堞埃
厓也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言國有石
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宮國莫敢近也薛綜
以見言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宮國也善曰薛綜
西京賦注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賦曰軼埃塵之混
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
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

考考說文曰阼基也論語曰慎而先礼則意德與意同
思子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礼曰掌
地祇之禮也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了垣開囿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園木竦彙簞條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

深兼葭臈臈胡官弱莠弱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皪綠芰泛

濤而浸心士潭心以羽翮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雖者擇

音若咆交步渤解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勸虜虺

思國郵志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在鄂城

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陶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

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

也雖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况其臣者乎揚雄曰渤

和之張衡東京賦曰軼鷗雜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春秋其辭曰豈豈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

國恤思其鹿壯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圖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答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

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養者往焉雉兔者往

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

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言雖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

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縣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繫百圍孫子曰
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淮者泉文子曰積
水成海說文曰贗分別也胡犬反本草曰蕪一名水芝爾
雅曰荷芙蓉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皪即藕為偏名非唯
根矣的皪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皪江靡鄭玄周礼注曰陵
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洞蕭賦曰王
液浸漚而承其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周
礼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
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藪取草也

腴腴垆野奕奕畝田取甘茶伊春蠶芒種斯阜西門漑

其前史起灌其後登流十二同源異口玄田為屯雲泄為

行雨水澍稷古徒陸時稷黍黝黝桑柘油麻紵均

甲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陰翳音雨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而隔踰奕世叶韻原原

董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苗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苗

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

今穀下有十二登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登下部切

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

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

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壤疇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

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

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

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膈膈莫

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雉鳴向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

何梁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公

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為史公

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渴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

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稷徐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

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時更也郭璞曰

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

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公羽位二千石奕出相襲

內則街衝輻

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

青槐以陰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櫛占而有踰習習

冠蓋莘莘中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管處

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

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

最是其通街也石窰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

謂之倚郭璞曰石橋倚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

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宮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

東行出城所經石窰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足

吾嬰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
群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
飛梁淨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
屋步欄宜擾畜山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蔡雍胡
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
禮記曰珺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珺家語曰虞芮
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其府寺則位副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

榮肅肅階闕重門再高師尹爰止毗代作禎當司馬門南
出道西最北

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
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面頭六僕卿寺
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
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爲魏王時大常號奉常
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
中令太僕太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
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
置衛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
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許亮反周易曰
重門擊柝說文曰高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
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其問闕則長壽
吉陽永平思忠亦有威里宣宮之東閉出長者巷苞

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蹀敘其中長壽吉
陽永平

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室吉陽南入
長壽北入此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
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爲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窓廣
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也徒協反說文曰敘檻也
丘知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閉闕

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房廡雜襲剖居綺
闕罔掇

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稟街之邸不能及鄴城南
有都亭

城東亦有都道北有犬邱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
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閑閣繕完
葺墻以待賓客巧人以時葺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
之為盟主也官室卑墀以崇大諸侯之館如公寢爾
雅曰闕巷門也一日闕門中所從出入也葺覆也巧人
塗人也葺墻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蘭相如秦璧西
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庶堂下周屋也許
慎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剗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
輟止撥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郅支
首懸景街蠻夷邱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廊
三市而開廛籍平達而九達班列肆以無羅設闕闐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堯薛結
侈所規之博大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
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見上
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

貌爾雅曰規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播馬袖幕紛
視也他吊反

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遺平而交易刀布質

而無筭戰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
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

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
刀布錢刀之謂者卿書曰省刀布之斂善曰西京賦曰俯
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社成誰
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
曰插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
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采事也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
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者馴風之醇醲周官
工飭貨入村商賈阜通貨賄漢書化員殖傳曰栢文之後禮

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
者堅也詩曰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
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
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周官曰
平肆展成鄭玄曰展整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賈防誑也
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廣雅曰
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
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
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冰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浹孔
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優渥然以
酒之醲以喻政厚也

白藏 平之藏 富有無隄同贖大內控引世資

賓悒積帶琛幣充牣 關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

燕弧盈庫而委勁異馬填廐 而駟駿 白藏庫在西城
下有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
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太
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玉府則有此夏
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值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
下有乘黃廐燕州也孤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
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
輿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禦穀之後
輸布一匹二文是謂實布廩君之巴氏出櫛布八丈實
宗反櫛音稼帶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開通也鄭玄儀禮
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子駒
反

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

重龍袞於旗躍莖弓珣 解繁 景 矛鉞飄英三屬之甲縵

莫胡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 贏 公 位 諸 侯 王 上 赤 紱

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於紱
出警言入鞞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
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珣蜃骨也繁弓押也
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
難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縵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
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

曰可有鷹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勃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庶土有揭又曰興言出宿長揚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勃繁不張說文曰鋏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齊被練而鈔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息戈龍裝偏裝以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書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鋌氣彌銳三捷三捷既書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白休虛雲撤叛換席卷虔劉交休虛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岳刷馬江洲振旅鞫鞫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刑五印國無費留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武曰強弩在前銘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讚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年無不剋柳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遊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既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曰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尅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然于中國不滅咆然者尅也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叛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軍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聲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喇其將水史記蘇秦曰輪軸般般若三軍之衆殺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

者刑印印角刑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刑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皇落氏也衣之偏聚之衣韋昭注曰聚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聚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揚雄上疏曰石書之臣甚衆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圯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未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冰散席捲各爭恣妄西都賦曰侵威盛容淮南子曰入澤之外乃有入絃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剛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激馬河源游目崑崙蒼頡篇曰輪軸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為輪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旄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叔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圉圉寂寂寡京庾流行尚書曰往伐歸獸相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燕譬猶擊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

雄虹之長捲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柙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綠督以為經可以保身記曰仲春省園園文子曰法寬刑緩園園空虛也詩曰曾孫之使如坻如京鄭玄曰使露積穀也於時東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惠朔北思躋偉絲絲迫塗驟山驟水強負責贅重譯貢篚髮首之豪鏤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而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商入聲及冠維所纍纍辨髮清醕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漸息温耐躍波豐有衍衍危皤皤惜醕據燕酣消無譁呼瓜反地

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栢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髮首賈禮賈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賁蒼頡篇曰賁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厨泉將其名王大入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綽小招魂曰挫糟凍飲酌清涼王逸曰凍冷也酌三重釀醇酒也韓詩云賔爾蓬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醞許氏曰醞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躄是也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上尚書曰屨貢漆縹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魃武羅司之穿耳以錄郭璞曰錄金銀之器名也音神錄音渠漢書曰高張四縣晉灼曰樂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繁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纒今之憤也纒與緝同漢書曰諸侯纒纒從楚又終軍曰解纒髮前左衽毛詩曰既載清醕說文曰澌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續韓詩曰惜惜夜飲

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酌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消矣毛詩曰消苗也鄭玄曰沛苗之也曰消樂也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僊響起疑震醞乙據夏

霆天宇駭地虜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言厥之所曾聆

美曰賈遠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頤頤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頤頤作六莖夏大丞二帝也韶繼堯也曹與曹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嬴也傳雅曰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

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崇之所日用耳目之

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誦邁昧

任而金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鞞鞞周

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

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注曰干戚

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

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

長孔叢子曰出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

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舞也鞞都泥反鞞俱具反毛

養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孝經鈞命決曰東夷曰昧南

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鞞昧皆東既

夷之樂而重用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號萬國諧既

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

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夏獵曰苗冬獵曰

三月魏武帝親耕籍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

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

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

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

畝公羊傳曰夫闕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

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至而

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槎枿澤

不代天斧斨以時留且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

之育數舟魚為之生沼商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

形其寶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

穎離合以尊尊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

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草木未成曰天斨方器

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麇見於郡國赤魚

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商雲

者外赤內青也楊雄太玄經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

高一勿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察然成盛著是以有魏
詩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王壁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鳥九
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
與祐神矣宿主俱飲主人先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
行道德乎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
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大槎十
雅切栝五割切天鳥老切折七羊切留子能切文子曰雁馬隼未擊羅網
不得張谷草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接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
連埋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丁步也丑亦反毛詩曰
莫赤匪狐莫黑匪鳥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
曰穎穗也尊茂盛貌子本切恭穎篇曰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
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 收收
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醴醴粹餘糧栖畝而弗收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音悉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異其神契謂玉策
於玉騰案圖錄於石室考曆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苞量守

旬有言自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

幟以交矣職以華顯仁聖明赫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

讎校篆籀篇音重觀優賢者於揚歷匪孽形於親戚開與

河出圖及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玉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勝勝絨也揚雅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
石室莅臨也詩曰方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尺之玉而受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
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讎校所為
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見諸文章詳藻多奏御故曰讎校尚書殷庚曰優賢揚
歷屢試也善曰封禪書曰收收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
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尚書曰宅山阜稷積醴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
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雅胡廣碑曰餘糧柄于畎畝公羊傳曰古者什而籍而
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略曰鄧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
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為魏主
漢帝以衆望在魏遂禪位乃為壇於繁場于壇壇即祚改元為黃初尚書曰將遜子
位遜與異同有擇也古玄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儼然玄墨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論
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
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異怨家相對漢書有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

也籍音胃漢書晁錯曰今陛下不薛諸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

任城才若東阿抗旄則威險秋霜擄翰則華縱春葩英詰

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雷開務有

謚故今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

彭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潯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彭唯九反魏武帝以鄴陵侯

千人騎數百疋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

凱也四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

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

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入息天

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厚曰封建謚

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

書終軍曰驃騎抗旄昆耶左在險猶猛也魚賸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

霜吞質戲曰擄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

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尹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

書大傳曰周人**筭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下邦皇**

可比屋而封

恩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

超百王之庸庸追日晷領與結繩瞻留重華而比蹤尊

盧赫育義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玄

同矣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督

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

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

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

武善曰幽通賦曰且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

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

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書曰冲虛也魏志

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

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

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

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馬衍顯志賦曰非

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

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

文六

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是故料聊其建國折其法度諮其考

室議其舉廢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非疏糲葛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糲之羹穀獸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

善曰說文曰折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冠殊

數於人斯又曰綽綽有裕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

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

之淵泚泚精衛銜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

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

偶仙琴高沉水而不濡時棄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

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學

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

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

蓋節淵在平原鬲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

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曰女娃

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

列真謂列仙也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常山道人故曰練色

女食蓬累根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

犢子者鄴人也眉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

也會犢子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病癡服藥用下地十

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病癡服藥用下地十

夫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
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繫齊待於傍設屋祠果乘
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
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
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未
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曲周市上曲周屬廣平郡
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干國故曰常山平干也師門
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
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
曰生猶養也劉璠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
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洵變也
洵音殿說文曰抵亦翅字翼翅也叔政反今音祇抵飛
貌也馮衍爵銘曰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
衆書往往傾出左傳太史尅日奉以周旋
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黎故安之栗醇
酌中山流酒千日淇洹之笱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
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絳纒房子縑總清河若此

之屬敏富夥禍狗俟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永罄也

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
曰趙中山鼓鳴瑟躡躡躡真定屬中山郡出御黎故安屬
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
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
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酷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
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醉以前來酌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
日憶曰玄石三年前來酌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
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闕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家上掘
而開其棺玄石於足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掘
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
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桓斌曰雍丘屬陳留也地
鄴西出御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宮中都賦曰朝歌羅
綺又房子出御解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
漢書音義臣瓚曰站為躡躡都踈反躡所解反薛君曰
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閑門不出容謂之酒淇園已見
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洹及郡汲即衛地也總縑
為國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縑細縑廣雅曰總縑也

廣雅曰多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

簡章徒九復而遺言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

上林之隕墻本前脩以作系胡計切逸詩九變復貫知

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上之叙也

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

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

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未上林之隕墻本前脩以作

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攘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

林賦曰頽墻填壑使山澤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

放雉兔收置罟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

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

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

以隕墻填壑亂以收其置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

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目

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談隕墻之

事首尾相屬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隕墻謂

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

於隕墻收置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系

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既及化人

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

見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

法則之上林則頽墻填壑雖本前脩而

作系所謂勸百而諷一故輕末而鄙賦

其果毅糾華綬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鍾

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國語曰鄭伯納女

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

政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

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

之元勳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謂

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

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

曰令聞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春秋

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不趣俗役

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

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

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則不如義

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

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

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北云

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

曰証寘之隘巷又曰其室

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

門嗛嗛同軒擗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

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

迎侯生蔡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

讓公子公子數謂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

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

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

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備告諸侯諸侯

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

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

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

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

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

從楚相飲楚相二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

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

於諸侯皆說之敬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

特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范說欲事魏王家貧

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

齊咎擊折脅捫齒雎佯死即盛以棺貢中范雎謂守者曰

文六

文七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

祿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出帝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工八下皆畏秦也善曰曹

植植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唯枯則冬榮解朝曰室

隙蹈瑕而推惟庸蜀與鴟鵂同策句吳與善龜同穴

無所屈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

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鸚鵡株株鸚鵡具瑜

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徒句吳在孰姑壽夢也句吳

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蟇也胡蝸

反鄭玄周禮注曰鼃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鼃善

瑕墓屬也鼃莫欺切會勇莠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鼃蜀之便山若禽獸

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警猶魚鼃何足貪也鍾山阜

猥積而踣臨泉流迸集而映咽際壤截漏而沮洳

林藪石留力而蕪穢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

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

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壤激而石也或作溜

字善曰廣雅曰踣臨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映咽流不

也映鳥朗反公羊傳曰載者何潰也作廉反周易曰壅蔽漏

然漏猶漆也漆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窮岫泄雲日月

莫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楊惲曰蕪穢不治窮岫泄雲日月

恒醫宅土燭暑封疆障厲善曰洲猶出也岫岫皆瘴氣

妖切蔡莽整適刺力昆蟲毒噬蔡莽整刺多毒草也昆蟲

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

注曰昆明也明也者陽而生陰而藏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流禦秦餘徙列楊雄蜀都賦曰秦共笑之徙充以山東貨

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

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魘魅庶推曰帛餘也力制

友宵貌最罪陋質逆脆蔣巷無以直首里罕耆耄至地

志曰江南海濕丈夫多天巴蜀輕易滌洪柔弱扁距漢

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曹人杆首杆首長首

也燕謂之杆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杆首也善曰

左氏傳曰藪瀾小國杜預曰藪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質軀

也蓬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而易斷也左氏傳或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

雜直髮而左言或鑷膚而鑷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

而卒歲揚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推結左語不曉文字

手而眺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喪矣不可泳思善曰

漢書淮南王曰越鑷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

子踐反文身即鑷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

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既貝人憂勞遠急切也

能或作耀音葦言音徒風俗以墮果不為孀人物以戕害

了反毛詩曰何以卒歲下介切方言曰傑勇也果與懈古字通說文曰孀

為藝善曰楊雄反駁曰何文肆而所只墮應劭曰墮俠也

靜好也音畫左氏傳曰自內害威淫俄所不攝憲章所不

綴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由重山之

束阨鳥介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闕以闕闕俞時高操

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漢書

王賀傳曰賀清任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

賈誼鵬鳥賦曰休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閔已見其都

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蓼

不知從乎葵霍王逸曰蓼蓼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霍

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

辭曰恐自皇輿之敷績績漢書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

音義曰過以泥烈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揚雄方言曰泥烈

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正輕也兼重龍性以馳繆

老子曰執古之道沈敷劍切烈四妙反個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廣倉君

次第物也弋或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個背也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老子曰古

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

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成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俸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荼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抑若春霆發鄉音而警鳥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鸞蟄紛然而雷則蟄虫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焉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部家與剝廬罪蘇世而居正尚書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去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部甘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部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部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

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部覆曉部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至厚家覆閭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騶也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箴規顯之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曰曙旦明也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大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燕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夫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安能守此者自胸也荀卿子曰辯說譬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

書文帝賜尉它書云兩帝並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
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辨害
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所
圖
書